

当低俗成为时尚的时候,想做点什么杂事的人,便成了另类,属于脑袋瓜子有点问题的人。

一位老先生退休以后,没有像其他老人一样,打打麻将喝喝小酒,吃吃喝喝打发时光,而是潜心于古典诗词的研究。几年来,在《中华诗词》《江海诗词》《赤峰诗词》《诗词百家》等专业诗刊上发表诗词一万多首,获奖过百,成绩斐然,成为中华诗词协会会员,在圈子里是个响当当的人物,是个腕儿。按说,这样的一位老人应该值得大家的敬重,可惜,墙里开花仅墙外香,不光是读书不多的人对他三道四,说他糟蹋了生活,就是昔日的老同事们也会拎出老先生的一些掌故来,嗤之以鼻,摆出一副不屑的样子。

老先生是个实诚人,一开始他不知道这情况,每每发表作品,还要拿到大家跟前,让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快乐。奸猾一点的,尚能假惺惺地读一遍,然后淡淡地恭维一番;老实一点的,只看不说,以免惹火烧身,怕人把

他也归到迂夫子的行列;邪恶一点的,便查询老先生发表诗词要不要出钱,不要出钱的话,什么时候自己也鼓捣两篇投投看;阴险一点的,便假意谴责社会不公,这样一个有水平的诗词大家竟然被埋没在这穷乡僻壤……听过

商都钟鼓

# 低俗成为时尚的时候

张小平

几次,老先生明白了,虽然什么也不说,不过别有用心想拿他打趣的人喊他进办公室,他是断断不敢进门了,他知道,人家拿他当“二”。现在,他从办公室门前过,总是低着头,倒好像自己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一般。

我心里是很崇拜老先生的,有次我劝他也出本诗集,也算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。老先生告诉我,不想

出,早年他也曾经搞过一本小册子,送给几位自以为懂得欣赏的人,没想到当晚他就在垃圾堆看到了自己出的小册子。我无法想象老先生当时的难堪和难过。

我的一位同事华兄最近迷上了博

客,几乎天天写篇随笔之类的贴上去,自己玩得不亦乐乎,便有人问他,华兄,有没有稿费啊?当知道没有稿费的时候,华兄的一位好友是这样批评他的:“我还以为能混点稿费,既然狗屁都没得,没事你不会剪指甲吗?你的那点墨水,难道还想当作家?”华兄辩解道:“写着玩儿,自娱自乐。”那位接过话来:“做你的春秋梦,什么不好

玩儿?玩这东西,牺牲脑细胞又不来钱,我劝你,没事就跟我一起闹扯扯,喝喝小酒KK歌泡泡澡,物质精神双丰收,不比这搜肠刮肚,绞尽脑汁快乐?”其实,华兄也不是今天才“悲剧”的,当年学校搞月考,华兄加班加点,被人说成“财迷”,现在“绩效”了,学校不发一分钱,华兄还是喜欢补差培优,又被说成“想体会师道尊严”……

还有一位老先生,是个票友,想学城里人,把小镇上的同好召集起来,搞个社区票友会,每周集中一次,吹拉弹唱一番。可有人半真半假地对他说:“你的那点花花肠子我还不晓得,醉翁之意不在酒,怕的是想时笔一把,交回桃花运?”吓得老先生再不敢提这事。

低俗成为时尚,说高深一点,是核心价值观的迷失,说严重一点,是人性的堕落和社会的悲剧,然而不管怎么说,都会阻碍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。当务之急,就是大家都行动起来,做点什么,强力删除影响“系统”正常运行的“木马”。



羊卓雍措 王国强 摄影

不懂水浒,就不明白

游民文化。

不懂江湖,就不理解

隐性社会。

游民、江湖、秘密会社研究学者王学泰先生曾因其独特的研究领域而被评价为“发现另一个中国”。“水浒”是作者多年潜心研究的一领域,是游民与“水浒”研究的拓展、延伸。本书的独特视角,

新书架

## 《水浒·江湖》

张肇

对中国社会的解读另具一番风景。

譬如书中所及,《水浒传》第一个告诉读者游民江湖的存在,第一次全面生动地把江湖生活、江湖人的理想与奋斗、江湖人的成功与失

败展示出来,给后世的游民、底层人物以及各种各样的边缘人士组织化进程提供了范本,更成为他们反抗和奋斗的教科书。其

中的“好汉”、“义气”、“替天行道”、“不义之财,取之无碍”、“逼上梁山”等话语随着《水浒传》的传播影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,进而普及到整个社会,直至今日。

鸡和狗从来就和生活密切相关,人说事儿零碎就说鸡零狗碎,说搅扰的厉害就用鸡犬不宁。司马迁《史记》中记载有孟尝君鸡鸣狗盗的故事,汉代王充的《论衡》中还有鸡犬升天的传说。

阅汉堂陶俑

## 汉陶的鸡零狗碎

张健奎

色铅釉狗十公分高,袖珍的也就几公分大小。如图中造型简约的可以腿脚不分,形似忠诚老实;造型写实的连身上的毛都要显示出来,形象十分逼真。

现在这些汉陶的鸡狗们,纷纷告别了它们朝夕相伴的主人走出住了两千多年的墓室,以后它们的命运可就千差万别了。因为它们们存世大批大量,就有人不把它们

当宝贝,真以为是鸡零狗碎了,让它们暴尸旷野在所不惜。也有考古队发现古墓发现它们视为国宝,把它们恭恭敬敬地摆放在国家博物馆中,还要写上标签,说明它原来家住哪里,在汉代什么时候出生。收藏家收藏它们,爱不释手,有朋友来必请出它们,凭吊先人,发忧思之情。研究者研究它制作的特点造型的方法。啊!这样的鸡犬真的要升天了。它们将永久地活下去,要面对很多很多年以后的看客了。这些鸡犬从此不得安宁了。

为撮合两人,白漆洲、罗常培、董鲁安三人便轮流请客,只请老舍和胡契青二人。可是,老舍在饭桌上只是一个劲地劝胡契青“吃菜,吃菜”,却始终未能当面胡契青露露表情。不久,山东齐鲁大学的任命书催催着老舍,于是老舍带着满心牵挂踏上赴任之路。



九连洞,位于荥阳市环翠峪景区陈庄村

的九连山顶端东侧,在一排不甚整齐的岩石上,排列着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九个洞穴。

洞深不一,有的约莫七八米,有的渐深渐小,深不见底。这九个洞穴,内里是相通相连的,从第一个洞口进去,可以从第九个洞口出来,所以叫“九连洞”,九连山还是依据九连洞而命名的。

九连洞凉爽干燥,洞里曾居住过狐狸,因此,当地人又叫它狐狸洞。至于九连洞里曾居住过多少狐狸,谁也说不清。听当地老人说,在解放初期的上世纪50年代,党中央发出号召“农林牧副渔”全面发展时,陈庄村委利用九连山上的植被,放养蚕桑。在山上守林护蚕的民兵经常遇见狐狸在九连洞里进出。有个名叫陈奎的民兵,善于狩猎,经过一段时间观察,根据狐狸的行踪,他悄悄地在九连洞附近安插了几个铁夹子,不几天内竟一连捕捉到了七只狐狸。其中一只被陈奎把皮剥到一半时,竟挣脱绳索逃跑了,人们都说那只狐狸成精了。之后,九连洞里就再也见不到狐狸踪影了。

自从环翠峪景区发展旅游事业以来,陈庄村委与时俱进,经过近20多年来封山育林,保护生态资源,九连山上植被覆盖率98%以上,各种山禽野兽陆续回归山林,安居乐业。据悉,环翠峪景区管委会正在着手开发九连洞的旅游资源,将给游客增加新的游玩亮点。

马清贤

九连洞

马清贤

马清贤

马清贤

马清贤

马清贤

文苑撷英

## 妙趣横生颠倒语

马佳

博大精深的汉字真是神奇无比,有些词语或句子颠倒过来仍读得通,且意思相近;有些字句一旦颠倒过来,意思就南辕北辙了。

“我爱妈妈”,颠倒过来是“妈妈爱我”,意思不一样。“天晴”跟“晴天”,却是一个意思。“人情”,指人与人之间的情意,但颠倒过来是“情人”,意思就大相径庭。北京大栅栏有家“天然居”饭馆,其匾额颇有味道:“客上天然居,居然天客”,无论从左而右抑或自右而左,读来都大有意味,令人叫绝。

很多词语颠倒过来意思相似或相近,如:感情—情感,恋爱—爱恋,巅峰—峰颠,演讲—讲演,国家—爱国,光荣—荣光,祖先—先祖,灵魂—魂灵,奋发—发奋,休整—整休,声名—名声,美味—味美,丰收—收秋,出产—产出,关闭—闭关,互相—相互,情色—色情,案犯—犯案,冰冷—冷冰,态势—势态,泉源—源泉,暴风—风暴……

意思相反的颠倒词也不少,如:加强—

强加,性感—感性感,星球—球星,一人一名人,名单—单名,事主—主事,工人—人名,牛奶—奶牛,算盘—盘算,打击—击打,力量—量力,事理—理事,亲近—近亲,无尚—尚无,行进—进行,下乡—乡下,发挥—挥发,一万—万一,年初—初年,现实—实现,分区—区分,动机—机动,动感—感动……



陆健书法

张学良语音刚落,汤佐荣跳了起来,六哥说得对,玩高雅谁是玩不过瘦子,那咱就找条别的路走走。瘦子,听我的,我的上联是,驴揍的,马养的,生个骡子五条腿。张怀英不解其意,你家这骡子咋生出五条腿来?汤佐荣嬉皮笑脸,问你哥,你哥知道,我这骡子四条腿中间还有一条小腿。

一句话把张怀英和于凤至都说成个大红脸,于凤至转头看了看张学良,满面羞色。张学良知道这对联没法对了,只好伏在地上,老老实实地爬了一圈。

这下子可让冯庸们抓住了短板,你一句我一句,全往下三路整,于凤至捂住耳朵,连听都不敢听了,张学良只好认输受罚。

这一晚,郑家屯镇灯火通明,笙笛箫笛不绝于耳。酒店里高朋满座,猜拳行令,吆五喝六,彻夜不休,闹得镇上的狗跟着疯叫了一宿。

张学良则在洞房里几乎爬了一夜。天亮后,冯庸几个心满意足地走了。张学良脱下裤子,发现自己的膝盖青紫一片。于凤至心疼地说,都怪我,其实也并非是对之不上,我实在不好意思开口,让你受苦了。说着,眼中竟泛起泪花。张学良拉住于凤至的手,不要紧,也没有多疼,只有这样,这帮小子才不会闹你。于凤至握紧张学良的手,竟至啜泣,我没有想到,你会对我这样好。张学良为于凤至擦了擦泪水,好了,不哭了,我这样你不高兴吗?于凤至连连点头,我高兴,真的高兴,我不哭了,不哭了。可话音刚落,泪水又扑簌簌地滚落下来。

奉天城小东门外新开了一家饭店,名字叫得很创意:酒囊饭袋。“酒囊饭袋”门脸不大,招牌却做得很是醒目。尤其是“酒囊饭袋”四个字,书法秀润,字体严谨,是关东书法名家马龙潭的手笔。

马龙潭算得上奉天军閥中的耆老,时任陆军中将,东边道镇守使。在奉天军閥中,马龙潭可说是个另类。他出身行伍,却醉心文雅,诗词章赋无所不精。又写一手好字,自诩得之米(米市)王(王羲之)之真传,在军中素有儒将之称。

马龙潭比张作霖大18岁,洮南结拜时,马龙潭已经53岁,资历、年龄、官职均无人可比,理所当然

在楼上来回地爬,冯庸几个人的尖声冲霄汉,大有不把房盖揭开不罢休之气势。段芝贵眼睛半睁半闭,跟踉跄跄地上了楼梯。刚走了几步台阶,双腿一软,栽倒在地。张作霖轻声地呼喊着,督军,督军,醒醒,醒醒。段芝贵用舌头舔了舔干干的嘴唇,喃喃地说,你们回吧,我要睡了,告诉吴妈,过来陪我,不要让你瘦子知道。张作霖几人脸露偷笑。冯德麟见身边没有段芝贵的人,冲上前来,对着段芝贵就踢了一脚。说,酒囊饭袋,跑这来丢人现眼!段芝贵被踢得翻了个身,吧嗒吧嗒嘴,嘶声大作。

冯德麟与段芝贵素不相识,甚至以前都没有听说过这个人。他之所以如此仇视段芝贵,作践段芝贵,是因为段芝贵素来一只不知来路的野狗一样,翻墙跳到他的家里,抢了他的食盆里的饭菜。

冯德麟觊觎奉天督军的位置已经很久了。张锡奎调走后,从京城给他捎来一封信,告诉他,袁世凯已经准备任命他为新的奉天督军。

## 连载

家有淘小子,儿子天生就是一颗好“斗”的种。

1967年4月,阎宇比预产期提前一个半月出生,上面有一个文静的小姑娘。那时阎宇在空军政治部任职,实在太忙了,又经常出差。阎宇的母亲还在河北涿州的航校上班,一个4岁的女儿就已经够她忙的了,实在是照顾不上阎宇。没办法,只好在阎宇出生3个月,便把他送到了沈阳的姥姥家。

阎宇在姥姥家一住就是3年。姥姥是非常慈祥的人,尤其觉得阎宇这么小就不在父母身边,于是更加对他关爱备至。

据说阎宇很早就走路了,可刚会走的同时也学会了干坏事,用阎宇自己的话说,就是有时候干坏事也是需要天分的。他常趁大人不注意,走到水盆旁,打开壶盖往里尿尿,把姥姥气得没办法,可又不舍得打他。家里的姨和舅舅们都都很喜爱他,大人们经常会用手臂把他举高,让他两手张开,好像飞机在飞行,喊着:“坐飞机!外面走进去,阎宇却往往趁大人不注意,将尿尿进大舅嘴里,大舅这时还是依然大笑地说:“没事,童子尿好。”

稍大以后,阎宇那就更是淘得没边,“坏”得没谱。他经常用扫帚把屋门“别”住,把姥姥关在屋里,自己却跑到邻居家去玩,姥姥只能隔着窗户喊过路人,帮着把门打开。冬天时,阎宇还常会“不辞辛苦”地把积雪一抱一抱地堆到别人家门前,再浇上水,把门冻住。院里的邻居们都从没见过这么淘气的孩子。姥姥却说好,说淘气的孩子聪明。

转眼3年过去了,阎宇到了可以上幼儿园的时候,阎宇就来沈阳找他回北京。一见面,儿子就吓了他一大跳,只看阎宇头上包着纱布,身上还有几处贴着胶布,一问才知道,是儿子在街上淘气打架,脑袋被石块打破了。

妈妈一见阎宇像个伤兵似的回来,兴奋劲全没了,很不高兴,一个人坐在外屋生气,直怪姥姥没把阎宇管好,像个野孩子,弄得野性都很难收回来。

阎宇送儿子上幼儿园的空军直属机关系统的。阎宇上幼儿园的第一天,就与孩子们打上了,结果头被打破了,身上也有好多处伤,纱布绷带缠得满身都是。他更是不服管教,谁管他,他就跟谁“狠”。

刚上幼儿园不久,他成了班里的“大王”。等阎宇升到中班时,连四个大班的同学都怕他,阎宇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全幼儿园的“大王”。

他的名字叫阎肃。

富教于“斗”,与儿子“斗”其乐无穷

——乐坛泰斗阎肃的教子经

著名剧作家、词作家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中国剧协副主席,中国音协委员,多年担任中央电视台各种比赛的评委,如:CCTV青年歌手大奖赛等。

他的名字叫阎肃。